

怀念老张

◎ 陈勳

老张走之前的那天上午还是好好的，吃了午饭，他轻轻地放下碗筷，慢条斯理地收拾好渔具，来到离家不远的河边去钓鱼。说来也巧，刚把渔线甩出去不一会儿，只见鱼漂一沉，一条大鱼上钩了，老张拉着弧形的鱼竿，“哈哈”大笑两声，向后一仰，倒下去了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好像有预感，前几天，老张把家人召集到一起，说：“古人有句话，‘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’，我今年八十四岁了，万一有那么一天，一切从简，不发讣告，不设灵堂，不搞遗体告别，不建坟墓，骨灰撒回老家就行了。”家人都埋怨地说：“老爷子身体棒棒的，不该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”没想到，老张一语成讖，说走真的就走了。

一生自强不息的老张，带着一身的光环走了。老张当过兵，打过仗，立过功勋。部队组

织英模报告团，他是报告团成员，到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，在鲜花和掌声中，他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。退伍后，老张回到地方，照样干得很出色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，当过省劳模、全国劳模。他常说：“荣誉只代表过去，不代表将来。”这么多年，他从不居功自傲，始终做到做事踏实，对人谦和。

一生克勤克俭的老张，带着党员的本色走了。2021年，组织上给老张颁发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应有的传统和作风，生活非常简朴。他住的是转业时单位分的老房子，用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家具。成都的夏天有点热，家中没有空调。有一年，战友们见他满头大汗，凑钱给他买了一台。但他脾气犟，坚决不肯，战友们只好又把空调退给了商家。

一生拼搏奋进的老张，带着满满的希望

走了。老张的孙子明年考大学，他品学兼优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考个名牌大学不成问题。老张每次见到他，都兴奋地说：“孙儿，你是我们家的希望啊！”

一生心系家国的老张，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。老张作为军人，生前谈论最多的是台湾问题，他说：“两岸同胞血浓于水，永不分离。台湾一定能回到祖国母亲怀抱。”于是，他常对着儿孙咏颂陆游《示儿》诗：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。”

这就是我的朋友老张，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、一个充满正气有理想的老张。他是我的亲密战友，对他的离去，我十分悲伤。

老张走了，但在我的心里总有一席特别的位置属于他，稍有空闲就会打开无声的记忆，怀念曾经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


三代人的书包

◎ 祝会敏

快开学了，带着儿子回老家。儿子在车上盘算着开学时候的用具：新书包、新文具、新衣服啥的。我提醒他，书包才用了上学期还九成新，至于新衣服，你在学校只让穿校服，买了新衣服也是浪费。

“妈妈小气鬼，”儿子不开心地噘着嘴，一直见到姥姥姥爷都还不高兴。姥姥一看这个情况立马拿出了五百块钱：“宝贝你说的咱都买上哈，别跟你妈妈生气，姥姥给钱！”

老父亲在收拾东西，不置可否地看了一眼。然后让我儿子过去给他打下手。儿子好奇地看着姥爷整理的“老古董”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课本、学习用具等等。儿子拿着一个老旧的粗线袋子问：“姥爷你这个袋子是干啥用的？”“干啥用，当年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咧，我上高中的时候十几里地步行来来回回，就是背的这个书包。还靠它带着我中午的午饭，有时候是一块红薯，有时候是高粱面饼子。”

儿子若有所思，原来这个就是姥爷当年上学的书包。姥姥还说，这还是纯手工制作的呢，棉花纺成线、织布，才变成一个这样的书包。对比之下，比现在的书包简陋得多。儿子说：“还有比姥爷的这个‘文物’书包更简陋的书包吗？”

我说有的。我上学的时候流行军绿书包，我当时羡慕得不行。可是三个孩子上学，买三个新书包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买不起，心里又不高

兴，我特地地点儿子的小脑袋瓜，“就跟你现在想买新书包新文具新衣服一样的，可有可无的，可是得不到心里就是难受。”儿子问：“那你开学的新书包买了没有？”姥姥接过话茬：“没买，但你妈妈用上了新书包，还因为这个书包美了好久呢！”

我妈的一句话让我陷入了回忆中。那年，大姑姑来串亲戚，得知我想要这样的书包。当时她也没太多的钱，但我大姑手巧能干，她把奶奶织的土布给染成了深绿色，裁剪了三个军绿书包的样式。当时家里没有缝纫机，去邻居家借用缝纫机才做好了三个书包。心灵手巧的大姑还用红布裁剪了三个五角星，整个书包看起来熠熠生辉了。当时我抱着崭新的书包爱不释手。这个书包在我的读书生涯中陪伴了我特别久。

儿子的赞叹声把我拉回了现实：“妈妈，感觉你们那个时候的人手都好巧哟！我突然感觉我就是买个新书包也不那么美了。”

收拾好了，儿子陪着姥姥姥爷看电视，电视里正在演着河北因为降雨受灾的新闻。儿子突然问：“妈妈你说灾区的小朋友开学了有没有新书包？”我当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儿子说：“要不我把我的压岁钱捐给他们买新书包好不好？对了姥姥，你给我的五百元让不让我一起捐了呢？”

姥姥姥爷相视一笑：“钱已经给你了，你做主支配吧，我们的外孙长大喽。”

无花果香满夏秋

◎ 张理坤

8月，阳光仍艳，一株株无花果树挥舞着青色的手掌，拥抱美好时光。它们从不张扬，而是悄悄积攒力量，萌发翠绿的果实，圆圆的、嫩嫩的，不经意间布满枝头，然后慢慢长大，颜色由浅红而泛紫。

大人孩子，只要一伸手，便能够到低垂的树枝，轻轻摘下，把柔软的果实放入口中，慢慢咀嚼，一股甘甜直沁心脾，说不出的美味，两三口下肚，意犹未尽，于是采摘第二颗、第三颗。无花果从不让人担心，从仲夏到清秋，绵延两季，它们总是结了一茬又一茬，吃完了第一批，十天半月后，又会长出新果实。

无花果树是鸟雀们栖息觅食的天堂，麻雀、喜鹊，成群结队光顾这里。它们最喜欢停脚于树冠高顶，无人打扰，独享无花果，无花果的种子也随着鸟儿们的迁徙四处安家，孕育出一株一株朝气蓬勃的无花果树，在各地遮蔽一片绿野，滋养一方生灵。

儿时，在乡下老家，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忙碌，母亲是乡村教师，边教书边种田，一家人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团聚。那时候，收入微薄，外祖父母手头宽裕些，总想方设法接济我们娘儿俩。

外祖母院子里生长着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，听老人家讲已经有二十年了，枝杈高过屋檐、越过院墙，遮盖了将近半个院子，一到夏天，满树硕果，常见的无花果只有核桃大小，而外祖母家的要超出寻常一倍，连吃两三个就能填饱肚子，而且很甜。

一放暑假，我和表兄弟姐妹们齐聚外祖母

家，在无花果树下，乘凉玩耍，摘下宽大的叶子当蒲扇、草帽，渴了、饿了就挑选紫色的无花果大快朵颐。外祖母从不打药，浇水、施肥、捉虫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她很少驱赶鸟雀，任凭它们啄食成熟的果实，并将坠落的果子清扫一处，喂给鸡鸭鹅、猪牛羊。

外祖母是四乡八镇数得着的寿星，活到九十多岁溘然长逝，那棵独一无二的无花果树依旧葱茏。七大姑、八大姨、邻里邻居都移栽了分株，家家户户的无花果树亭亭如盖，每到夏天，都会结出紫红色的果实，香香甜甜。

在我家的阳台上，也有一株无花果树，母亲费了很大气力，找来一个大箱子，填土、施肥、浇水，好不容易才养活。沐浴着艳阳天，吮吸着自来水，终于结出了第一茬无花果，母亲小心采摘、清洗再三，招呼全家人品尝，还分给了左邻右舍，大家都称赞，这是吃过的最甜的无花果。母亲的微笑无比灿烂，像极了昔日的外祖母，站在树下，皱纹舒展，望着满堂儿孙，温暖、慈爱。

又逢夏秋之交，瓜果飘香时节。集市上，无花果品种繁多、眼花缭乱，包上薄薄的保鲜膜，装进结实漂亮的包装盒，价格不亚于天南海北的稀有水果。而在厚厚的医药典籍中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无花果居然还有神奇的药效，以前，我只知道它是儿时的零食、童年的陪伴。

我更加珍惜无花果带来的那份甜蜜与快乐，就像外祖母家的那棵无花果树，饱经沧桑、朴实无华，年复一年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

◎ 杨志艳

人民路上有一处临街门面，售卖果蔬与零食。这户铺面看起来毫不起眼，但不知何日起，它开设了一个“后门”，为小区的人打通了出门的捷径。

有时打开了大前门，老板娘忙着打扫地板、整理水果而忘了打开后门，就有人把后门敲得“咚咚”响，十万火急一般，老板娘则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，立马起身开门。打开后门，门口的人就一溜烟地跑了过去。如果是不冷不热的春秋与朗朗的晴日倒也无妨，但遇上雨雪天气就不好了，刚刚拖干净的地板，就留下了串串脚印，显得污浊不堪。

偶尔碰到调皮的小孩子，把原本略显拥挤的过道硬是走成了大马路，两边的东西不是碰掉了就是踩坏了。但凡遇到此种情形，老板娘都不予计较，还会上前再把东西分别向两边挤挤，以便腾出宽一点儿的过道，方便人通行，浑然忘了那是她的私人领域，人家那是来“借”道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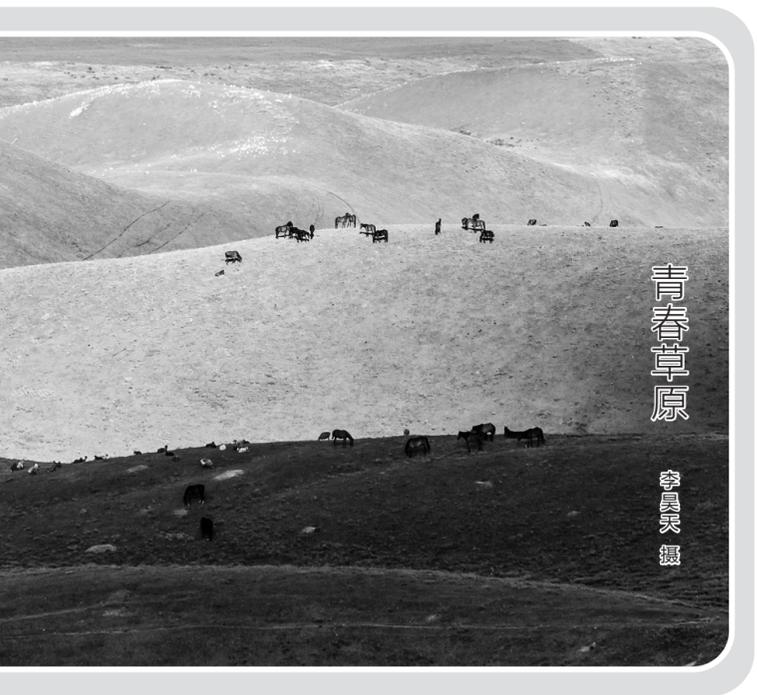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越来越多的人把老板娘门面房当成了过道，不只小区内部的熟人，到小区里走亲戚串门的人也会从“后门”路过。夏天，老板娘还会专门给“后门”安装一副塑料门帘，以免散了室内的凉气，冬天则是跟前面卷帘门享受的待遇一样，也安装一副厚厚的棉门帘，以免跑了暖气。但凡开了卷帘门，那“后门”也一定同样开

放，她清理她的果蔬，你走你的近路，连招呼都不用打，完全是各自安好的局面，店里进进出出的人接连不断。

日子一长，走亲戚串门的人不至于两手空空去登门吧？不捎点东西说不过去，更别提远道而来的客人了，于是都在老板娘的店里买东西。小孩子大多馋嘴，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零食更是迈不动脚了，非缠着大人买了才肯罢休。那些工作繁忙、时间紧张的职场男女，下班路上买袋米、买桶油是常有的事儿，更别提水果、蔬菜、酱油、醋、盐之类的小东西了。

如果老天下雨，正好经过那间门面房，还可以向老板娘借一把伞，免去了遭受淋雨之苦。一来二去，老板娘跟小区里的人都成了老相识，门面虽小，但时时有邻居在此照面，即使是擦肩擦膀也没关系，你让一下，我进一步，手里挑着东西，嘴上聊着天，俨然是相交多年的朋友，其乐融融，充满了人情味。

爱默生有句名言：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，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，同时也帮助了自己。打开“后门”这条便捷通道，就是开启了老板娘的财富之门。“人人为我，我也为人”不是一句写进文章里的空洞口号，落到实处即是：尊敬他人就是尊敬自己，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。我想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人生“经营之道”。



青春草原

李昊天摄

乐观地活着

◎ 杨悠悠

合上余华老师所著的《活着》的最后一页，福贵，那个从任性纨绔的富家子弟到贫苦苦难的孤寡老人，他的一生，如放电影一般，一帧一帧，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福贵，初时，也着实有福有贵。家里大富大贵，从不必像穷苦百姓一样为生计发愁，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。只是，生活有时就像个感性的女子，你珍视她，她便对你好，反之，在你面前，她便可能是风雨，可能是冰霜，可能是电闪雷鸣，但绝不可能以暖阳的姿态对你。福贵偏偏做了后者，一赌毁所有。

福贵，嗜赌如命，拿女儿的金项圈赌、拿妻子的嫁妆赌、拿家里的田产赌……最后，不仅输掉了万贯家财，亦输掉了伴自己一路走来的福与贵，生活，一下子从云端，跌进了泥沼。

败家之后，福贵着实尝尽了人间穷苦——寻常日子缺吃少穿，在战火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至亲一个个离去……最后，身边只剩下一头年老瘦弱的牛。
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福贵的一生，都是历经了千难万难，随着国家的命运、时代的变迁，起起伏伏，一次又一次承受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

只是，在苦难中活着的福贵，即便一时举步维艰，困顿地看不到生活的光，也从未选择放弃生命，从来都是选择坚强与乐观。他在近乎偏执的坚强与乐观中，将苦难一口口嚼碎，

把孤苦的日子，慢慢过成了质朴的幸福模样。正如余华老师对老年福贵的这段外貌描写：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，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，里面镶满了泥土，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。

反复咀嚼这段文字，我想，那“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”的皱纹，不只是“欢乐地游动着”，还储藏着往昔所种的收获，与往后余生的希望。

如是想着，不觉已走入夜市街。此时的夜市摊，密密匝匝地挤满了人，啤酒、烧烤、馄饨、螺蛳粉……各种味道搅和在一起，被裹在其中的人们，有人红头涨脸、猜拳享受，有人疲惫不堪、奔走忙碌。

我穿过喧闹的夜市摊，在街道拐角处，又遇见那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，她正守着一辆老旧的三轮车，车上摆放着还未卖完的四个大圆茄、小半箱西红柿和十来根丝瓜。大概是从去年夏天起，老太太每天都会出摊，有的是自家种的，有的则是在天蒙蒙亮时，骑六里多路，赶到蔬果市场批发的。

买菜的次数多了，我与老太太也慢慢地熟络起来，把老太太的一些感慨与絮叨片段拼接起来，我才明白，原本，老太太也挺闲适的，每天不是遛弯儿、修花剪草，就是跟着老年团四处游玩。只是后来，儿子做生意，赔了个底儿朝天，要账的三天两头堵门，儿子愁得夜不能眠，好几次都差点走上绝路。

为了能帮衬儿子一把，在本该安享晚年的日子，老太太摆起菜摊，滚在烟火中的辛苦，如溅在白衬衫上的泥点，显而易见。但老太太并不觉得苦，一年多来，我所见到的她都是从从容容的，听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活着，就有希望。”

望着在夜幕中固执等待买家的老太太，我不禁又想起福贵，想起福贵满目疮痍、跌宕起伏的一生，和他漫漫几十载对“活着”的坚持。

我忽然有些懂得福贵了。活着，不仅是一种状态，更是一种姿态。正如余华老师在《活着》这本书的韩文版自序里所言：“活着”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，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，也不是来自于进攻，而是忍受，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，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、无聊和平庸。

人生在世，常年孤独也好，频遭苦难也罢，在种种不幸面前，唯有倔强地活着，才能迈过一道道深深浅浅的难坎儿，与那些不如意挥手作别。想及此，我不禁又想起罗曼·罗兰的一句话——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唯愿，在尘世艰难打拼的我们，都能怀揣一份英雄主义，在历经沧桑磨难之后，依然能以从容的姿态，坦然地接纳人生五味，乐观地活着。

刻在树上的名字

还有谁在躬身耕种一粒籽的芽床
一条溪，一道冷，一朵云
草叶微黄如西行的雁阵
停一位农人叫醒
被一位农人叫醒
我敲响晨钟的村庄
我就握着那林稻穗
等待一滴汗水的希望
像风一样压入土壤
看见一排一行
金黄是村庄的本色
季节最后的一缕阳光
却低下头把大地拥入冬藏
想收获整个秋天

◎ 周天红

（外一首） 回望大地的稻穗 一株低下头